



心结

虚拟世界有多迷人？

【文/薛政】

如果要为当下的社交平台列出若干个最火热的关键词，那么Pokemon Go肯定可以成为选项之一。这是任天堂最近推出的一款游戏。它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可以让玩家在现实的场景中捕捉“精灵”。这款游戏模糊了现实和虚拟的界限，激发了玩家利用手机在平淡无奇的现实世界中寻找虚拟存在物的欲望。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就已经宣称我们生活的社会已经“内爆”了，虚拟和现实之间已经没有真正的界限，就像本来只存在于银幕之上的迪士尼动画最终拥有了现实中的对应物：迪士尼公园。

于是，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会对虚拟世界中的“存在物”感到兴趣，并且还把他们当成一种具有交换价值的东西？还记得几年前风靡网络的“停车位”和“偷菜”吗？很多人为了那些并不能食用的“菜”废寝忘食。

心理分析：

据《论语》中记载，孔子的弟子子贡要将祭祀用的羊去掉，孔子便对他说：“尔爱其羊，吾爱其礼。”用现在的话来说，子贡看重的是羊的实用性，但孔子更看重这头羊在仪轨典礼中的符号价值，即便这么做看上去是不实用的。

事物的虚拟的符号价值对于人类的影响力也是无所不在的。奢侈品就是这方面的典范。没有多少人购买奢侈品是冲着它的实用性去的。奢侈品是用来彰显身份的，LV包包最重要的部分并不是它的皮革或者设计，而是覆盖在表面上的logo。

难道普通消费者就不看重符号价值了吗？看一看电视上滚动播放的广告吧。洗衣粉不仅仅是让你的衣服变干净的，而且还让你配得上“好妈妈”这个称呼，药酒也不仅仅是让你的父母身体健康的，而且还让你成为众人眼中的孝子。实用性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变量，但能否在市场上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你能够为你推销的商品述说一件感人的、有情怀的故事。

总之，我们的生活世界是被符号渗透的，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在于人类能够发明出虚拟的符号，将平淡的现实彻底改观。但问题来了：《黑客帝国》里面描绘的人类的意识彻底沦为虚拟符号的可怕状态，距离我们到底还有多远呢？

1.重逢

他从火车站来的路上，特意问她小区菜市场在哪儿，他要去做鱼。现在，两条手掌大的鲫鱼裹在牛皮纸袋里，不时大幅度跳上一阵，引得装鱼的塑料袋发出哗啦声。有一会儿，她怀疑整幢楼都在发出做菜的声音——锅碗瓢盆碰撞，沾水的蔬菜在油锅里腾起刺啦的声音。很快，同样的声音会从她所在的空间被发出。

他把行李包往门口一小块空地里踢了踢，撸起袖子准备做饭。她递过去围裙，没等他接，示意他转过去，低下头，米白色蕾丝在背后拧成一个下坠的蝴蝶结。

“这围裙真不像你的风格。”她听得出他声音里的笑意。“那就是我变了。”“也不是。”“好了，你穿比我看。”她快速地打断了他的话头。“想喝酒吗？还有一瓶红酒，放很久了。”“好啊。”他的声音仓促略过，鱼被浸入冷油锅里，突兀地跳了一下。她指给他餐具和调料的位置，犹豫了会儿，从厨台最底下掏出两只玻璃杯。电话里，他只说因为教职培训要来上海出差三天，加上周末，能待上一个礼拜。等她从他的声音里缓过神来，他在问她，要不要见面。她答应了他，太快了，她意识到。

这几天的上海接连下雨，夏天已然来了，温度从绵密的潮湿开始往上升，她住的地方是一处老工房，有一股子霉味在空气中飘荡。和他生活的干燥北方全然不同。

多刺鱼

【文/冉冉】



情景

她去了他的城市，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春天还没有在北方真正开始，从外面回来身上会浸满冷空气铁锈般辣凉的味道。

2.北方之行

大学即将结束，等待办理完毕业手续的最后三个月，她去了他的城市，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春天还没有在北方真正开始，从外面回来身上会浸满冷空气铁锈般辣凉的味道。

见面的第一个晚上，她在浴室把自己埋进他的浴巾里，擦干水珠。三间房，一间主卧，一间客卧，另外一间有条理地堆满杂物。主卧和客卧都开着灯，能看出客卧被用心整理过。主卧的灯光被拉暗，他躺在床上。她套上特意准备的黑色连衣睡裙，出发前，她在挑选很久之后，终于狠下心选择一条后背开叉挺大的裙子。现在，她有些后悔，它看起来还是有些过了。她抚平裙角边缘，让自己忘掉它的存在，躺进他的身边。他问她，“灯光可以吗？”“关了吧。”她说。她并没有如期落入黑暗中，白炽灯光从客厅透进来。她听到他翻身的声音，现在她在全是他气味的床上，双人枕头被垫高支撑着头部。他的身体离她更近了些，很快，一双手覆上她的身体，她听到他急促起来的声音。双手被他紧紧握住。

3.试探

鱼端上来的时候，他们都笑了。两条被煎碎、通黄的鱼似乎缩了水，胡乱拼凑在盘子里，显得滑稽。她往他的杯子里添了三分之二的酒，给自己倒上同样的量。“你这里布置得蛮温馨，看起来生活得不错。”他满意地抿了一口酒，四顾打量起来。他视线正对着沙发和地毯，天气好的时候，傍晚的阳光会以菱形渐渐从墙壁转到地板。她感觉自己的生活被一览无余呈于他眼前，光线还是太刺眼了。

酒精开始渐渐携带身体温度往上升。他看起来没有变化，也许更老了些？在接触他身体之前，她对衰老并无真实概念。

“你呢？”她把其中一条鱼翻了个个儿，一根根挑出刺，想着他竟然买了最麻烦的鲫鱼来做。“老样子。不过工作调动了一次，现在在教务处，清闲多了。”他敞开针织外套，往椅背后靠了靠。他们从来未曾就他工作做出任何讨论，她默认这是禁区，是一种考验。哪怕在刚来上海的第一年，她也从未对他提出更多要求。

她又给自己添了些酒，这次一整杯的量，他的酒几乎没动。

4.淡去

北方的三个月，因为教学评估他很少有整段的清醒时间留给她，通常清晨她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就已经离开，等到晚上8点，天正式黑下来才回家。百无聊赖中，她学会做一些简单的菜式，渐渐能从窗外的各种汽笛声中分辨出他关车门时发出的声音。偶尔得空，他带着她去超市购物、看电影，小区通往马路会经过一处大坑，远远地，他提醒她，坐稳了。一条路他走了十五年，熟悉得就像自己的皮肤。她不确定这不是他的原话。

“那小米呢？”现在，他似乎对她提到这点并不诧异。小米是她来上海半年后，进入他生活的另一个女孩。真切地说，小米的出现让她稍微松了口气，她曾经为她不辞而别逃回上海而心安了很久。对此，就像她突然出现一样，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酒精作用下，他看起来有些模糊。她感到自己被吸引，但是转瞬，她确认，那是一种嘲讽，她知道自己什么也不会做。回过神来时迎上了他的目光，她意识到他已经说完了要说的话。也许，他还在他失神的瞬间看出了她的害怕。